

在潮州，白玉令不是曲调名，也不是词牌名，而是茶盅。这种名叫白玉令的茶盅不大，如果叫杯，就显得过大了；最多也就是小杯，和北方的酒杯差不多大。北方人说，酒七茶八，是说酒不用斟得太满，七分正好，而茶要八分。也有说酒满心诚的，那就是十分满了，这只是劝酒的说辞罢了。酒还是不宜过满。而作为茶盅的令，斟满，刚好一口。

白玉令，又叫若琛杯。若琛，即如玉的意思，像玉一样的瓷器。若琛其实是人名，据说是一位江西瓷器名匠。清代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说：“若琛所制茶杯，高寸余，约三四器，匀斟之。”既然是江西瓷器名匠，缘何潮州人将白玉令称为若琛杯呢？怕是这位名匠当初成名于潮州，故而用其名。按照张心泰的说法，若琛杯应该是公道杯。公道杯又是什么呢？是分茶的杯，茶在壶中冲出来，先斟在公道杯中，再分到每个小杯中，要公平、公道，不能浅了这杯，深了那杯，使客人怪罪主人厚此薄彼。这不仅仅是茶道。潮州人的茶道是待客之道，待客之道就是待人之道，待人之道当然也是处事之道、经商之道。

白玉令的颜色正如白玉，胎很薄，捏起来不敢使劲，生怕捏碎了。半透明，斟了茶，可以从侧面看出黄晕的茶色。还有

## 白玉令

一种叫通瓷，几乎是透明的，如玻璃一般透明。潮州人喝茶不叫喝，也不叫吃，叫饮。北方人叫喝茶，苏杭叫吃茶，广州人叫啖茶，也有写作啖茶的。

潮州人饮茶很讲究，茶杯只有三个，三个白玉令摆在前面，先是冲洗茶壶，烧水，水温不能高，若是凤凰单枞，水温八十几摄氏度为宜，眼下的烧水器可见水温，好控制，古人就不好办了。潮州人泡茶不叫泡，叫冲。可以想象，泡的过程漫长，而冲的过程就短暂多了。

看潮州人沏茶洗杯，像看一场魔术表演。看上去十分笨拙的大汉，用粗大的手指捏着寸许的白玉令，叮叮当当，一个杯沿在另一个杯中旋转，像个乐师，三只白玉令在三根粗壮的手指之间摆弄起来，简直如玩法一般；食指和拇指捏着杯沿两边，无名指抵着杯底，典型的兰花指，丁零当啷，那茶盅侧身旋转在另一个茶盅里，盅沿便洗了个干净。这一套下来，让我明白了敦煌壁画中很多画着胡髯的菩萨缘何能摆出兰花指来。

一番玲珑作响，难免令人刮目；接着持壶在手，先倒进公道杯，接着拿公道杯一溜儿倒下去，三个白玉令深深浅浅，公道杯里总会剩下那么一点点，

回头再倒一遍，各杯均匀。你渴了，急于喝，少安毋躁。头壶茶不喝，生，全部用于洗杯。我就觉得可惜，渴的时候，有点等不及，但这一过程是必需的，只好把话头咽下去。三个白玉令在头茶的冲洗浸润之后，茶被轻轻泼在茶宠身上，洗杯完成。茶杯干干净净摆在客人面前的杯垫上，接着再斟茶，就可以饮了。第二泡开始喝，第三泡是茶中极品。按照谢有顺的理论，冲茶（单枞）只有五秒，少于或者多于这个时间，茶味必然减色。好吧，按他说的来，第二泡开始喝，主人可能会提议碰一下杯，好，就是这白玉令，最适合碰一下，那声音清脆玲珑，道在器中。接着，也许主人



一路繁花(中国画)  
李知弥作

## 桃花本是纯良

·许冬林·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蕝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周南·桃夭》

如果不是读了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不是读了那句“人面桃花相映红”，也许我会一直被现代汉语里的诸多“桃花”引申义带偏，会以为桃花只是关乎男女情事。

现代汉语里，像“桃花”一样，本是出身纯良洁净，奈何被后人笔墨言辞一再偏离的词语还有“红杏”等等——提起“红杏”，人家立马会联想到“红杏出墙”。

好在还可以回望，长长一回首，看见桃花们在唐诗宋词里，还依旧那么清新着。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是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在春天的大视角远镜头下，青山飞白鸟，碧水浮红花，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面前，风雨中忘归的渔人成为多少代文人精神上追求的另一个自己。不论唐宋，乃至元清，直到当下，那么多的水墨文人画里，文人们画山水，画小舟，常会淡墨点上几笔，点出一个渔人来——精神上终于挣脱名利羁绊的人，回归山水大地之间，他是渔人，也是神仙。

渔人的岸边，一定是有桃花的。桃花在野。桃花无关风月。有桃花的地方，才算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天地。

再往上回溯，读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读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似乎能感受到自己的脸红，为自己曾经对桃花想入非非的理解。在桃花源里，在那样一个露水清甜空气洁净的处女般的土地上，每一朵桃花都像小妹妹稚气无邪的笑脸，而你带着成人蒙灰的目光初见，只觉自惭形秽。

陶渊明的桃花，是一处不被人世战乱世事更迭所惊扰的永生花，它宁静、纯粹、无忧，自开自落，不知日月流淌流年偷换。

这桃花是芸芸众生的家园，是历代文人的精神原乡。也许我们辛苦一辈子，到最后，所求不过是，在攘攘人世有屋两三间可庇肉身，屋边种几竿修竹，栽几棵梨桃，养养肉眼。再在精神层面上追求广大一些，也不过是求天下处处是这样的屋舍和桃花相依的和平安宁与富足。

有人说，《诗经》里的这首《桃夭》了不起，就在于它是文学作品里第一篇用花来喻女子的作品，深具开先河的意义。

有了这一篇《桃夭》做底子，从此看女子如花，看她是桃花、海棠、芙蓉、牡丹、梅、菊……于

是有了花朝节，敬百花之神。十二花神里，女孩子们根据自己出生的农历月份，去敬自己的花神——出生三月的，敬桃花神。

但是在最初，关于桃花的叙事终究是简洁的，不过是借桃花起兴，来祝福一位姑娘出嫁。也许那是一个春天，庭前桃花盛开，姑娘且喜且羞，面色绯红也如桃花。出嫁的姑娘路过花枝，花面交相映，就是一千多年后崔护写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在祝福的歌声里，姑娘美如桃花，姑娘今天出嫁。桃花千朵万朵，姑娘一定幸福。当绯红谢去，又圆又大的果实累累坐上枝头，想必这位出嫁的姑娘也一定如桃花一般生儿育女，籽实满枝。而她也一定会在新的家庭里，以她的朴实勤劳的美德，赢得婆家人的爱护，建设出一种像桃叶舒展、满树生机的和谐兴旺的家庭气象。

在古老的《诗经》里，在先民的颂辞里，桃花是姑娘，桃花结实、桃叶蓁蓁描述一个美丽纯朴的乡下姑娘完成了生育儿女建设家园的生命职责。

这里，桃花不轻浮、不妖艳，也不虚妄。桃花开在民间，开在寻常日月里，开成一个乡下姑娘质地纯良的人生。

所以，春日看桃花，就去乡下看桃花。或者去古人那里读桃花。这些地方的桃花，还未被脂粉所染，未被世事所伤。（摘自《忽有斯人可想·全新修订版》，金城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 且共从容

·陈梦·

这个春天，我拥有的只有一扇窗的春意。

一扇窗的世界是装不下整个春天的，但是透过窗户，我还是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些许春天的味道。

家住护城河边，总有几株柳树摇曳出春天的信息；河中那一池碧水漾起的也是春天的波纹；河对面的公园里草色遥看已青青；还有清晨的那几声鸟鸣总是那般的清脆而欢愉。这就是我所能享受的一窗春景。

其实，我知道，外边的世界早已是春意阑珊。春天已经在别人的朋友圈和抖音里一派生机。

南大河两岸已春色无边，那夹岸的梅花悄然怒放，不动声色地就让季节换了容颜。还有植物园的那片美人梅，也合着时令的节拍，在最美的时间展现最美的自己。

城南小陌，更是春光无限。那里才是春天的舞台，金黄的油菜花，让春天有了最明亮的底色；还有那些陌上花开，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们的激情点燃。那里就是春天该有的样子，那里就是春天最打动人心地方。踏青觅春该是这个季

本初的叫法了。

作为茶具的令，其称谓实在是在是雅。潮州人把未婚的女孩（也有说女性）尊称为雅姿娘，便是明证。所以潮州文化中“雅”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这雅来自哪里？肯定是中原。潮州人的来路有两个方向：一是从福建来，二是从五岭来。福建本来就是客家人，多是从中原来；从五岭来的更不用多说，自是从中原各地越过五岭最后定居到海边。海边好吗？地狭人稠，面向大海，没有广阔无限的土地，可谓寸土寸金。潮州有句俗语：耕田如绣花。我揣想，不论是后期来自中原的居民，还是原住民，对泥土的敬重都是十二分的。早在3000年前，潮州人便开始烧制陶器，这是让泥土以另外一种形式存活的方式。我曾经拜访过潮州的几位陶瓷工艺大师，他们都谈某种陈泥现在都没有了，都是存下来的。金贵吧？泥巴都要存起来，像粮食一样，甚至远胜于粮食。他们说，只有用这陈泥才可以烧制出精品的壶来，一把壶卖到10万元之高，也是有的。

潮州人缘何对泥巴如此深情？我想还是要归因于农耕文明吧。看眼前那白得透亮的白玉令，仍觉得难以想象，这就是深褐色的泥巴烧出来的？竟可以如此纯粹、清爽、玲珑。

（摘自《散文》2024年第1期）

节最美好的人生体验，是最难忘的人生况味。

但是，年初的一次意外，使我只能足不出户，这个春天对我太苛刻，只有那一扇窗才是我的世界。春风可知我意？那些花开可明我心？

春天就在窗外，看似离我很近，却又感觉到它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我的窗内单调乏味，但是窗外的世界难掩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每天追剧追剧追剧，想让一切在虚幻的世界中得到一丝慰藉。但是总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瞟向窗外，更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向往春天。我欺骗不了自己，我还是想要融入春天，想要拥有春天。

我知道，春天不会因为哪个人的缺席而放慢它的脚步，那些花儿，也不会因为有人错过花期而延迟开放。春天是春天的春天，我能拥有那一扇窗的春色，应知足了。

心中有风雨波涛，你就会失去一滴水的智慧，遇事不如想一想，那一滴水中的乾坤。拥有一枝一叶的世界，谁说我不就拥有整个春天呢？（摘自3月21日《山西晚报》）